



中庸講記之 24 (上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：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讀懂經句

❶ 唯：獨也。

唯一，獨也，單單。

❷ 天下至誠：仁義禮智之性，皆真實無妄而無以復加，謂之至誠。言天下者，正見萬物與天地參之者也。

天下是包括人、物、天地，萬物是包括自己、所有眾生、所有物種。至誠要如何顯露？之前有講過誠意，

要以意來顯露誠。今天講五常之德「仁義禮智信」，一般是講四端「仁義禮智」，信是統四端而兼萬善，這四樣都包括在信的裡面。所以至誠就是要我們將四端「仁義禮智」的性，真實無妄而無以復加，謂之至誠。

前輩者曾講過，誠有八種：真誠、明誠、精誠、至誠，為上誠；愚誠、邪誠、偽誠、巧誠，為下誠。一般人會想是哪一種最高？「至」最高，其

實「至」不在高低的問題，極的意思是不能超過。

《管子·樞言》：「釜鼓滿，則人概之；人滿，則天概之。」在春秋，鼓及釜是一種量具。這句可能老一輩有看過，後學也曾看過。早期沒有太多經典可以研讀，以前前輩者大都讀日文，只有少數幾位看得懂中文，他們講的道理為何能感動人？因為他們能靜觀萬物，對於萬物的動作、規矩等等，所講的、所比喻的，都不離周遭的生活方式，是以為人處事的方式來講道理。

「釜鼓滿」，釜鼓為量具，以陶土製成，用此量具將滿出的部分概掉，使所量的部分正確，不可以滿出來，這樣才公平。老前人以前在講道理時說，很多人想要與人拚高低，有很多就是在與天拚高低，想要出頭，結果頭一頂到天，就被壓下來，人太自滿的時候就會被天革除，此二者道理是一樣的。

至的意思是剛剛好，不能超過。愚、邪、偽、巧，這些是下誠，是太超過或不及了，亦即多出而被釜鼓概掉的部分。就像投入道場的人很多也很有誠心，但有這些缺點在，就等於

零。所以為何要講至誠？真誠、明誠、精誠，都是好的誠，至誠是最標準的，沒有超過。所以我們研究中庸之道，就要懂得中庸的道理；中庸才有道，別處找不到道，超過或不夠就沒有道。

所以至誠，由此可了解仁義禮智，即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、是非之心，這都是五常之德，超過或不夠都不行。

我們要了解什麼是超過？什麼是沒超過？就是真實無妄，是真心的。常言說：「佛心不二，人我兩忘。」差不多是這個境界，因為有「我」在，誠就無法圓滿。天下至誠，我們要對這個誠有所了解。誠若能達到這樣，即為能盡其性，盡與至的意思相同。

袁前人解釋盡的意思為盡淨，所謂「私慾盡淨，天理流行」。人若有私心慾望時，已被慾念佔去了，哪還能盡？天理哪能流行？萬物哪能盡人之性？哪能盡物之性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「真實無妄而無以復加」，就是無法再加上去；若照文字來看，亦即最高，高到頂天的意思，我們的頭就是頂天了。此乃符合中庸之道，至誠之道。

有人說：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，意思是人最能幹，但古早前輩們講人與萬物相比，人是最無能的，人無法預知，誠才能預知。這下篇會講到。

萬物都有誠，萬物都能預知。例如：有一種植物叫颱風草，觀其葉子的折痕，就能知道幾月有颱風，你看連草也可以預知。還有一種鳥類叫烏秋，牠常停在牛背上休息，觀察烏秋築巢的位置，就能預知今年有沒有颱風，牠若將巢築在樹幹高處，就知道今年沒有颱風，表示牠也能未卜先知，這是事實，老一輩都知道，會引用這個道理；反之，牠若將巢築在樹幹低處，則表示今年會有很多不小的颱風，這是動物的預知；而我們的預知都輸這些動物，連氣象局還得花 60 億元的設備來預測颱風，而烏秋卻能預知颱風是否會來，這就是萬物與天地同參矣，可以與天地相通，這氣就是浩然正氣。

所以「人為萬物之靈」，自以為人是萬物中最行的，這句話是人類自己講的，我們應該要謙虛。差別是人有仁義禮智之性，這些是動物所沒有的，所以大部分動物也不知道要如何積餘糧，因為牠們沒想到這麼多。

羅念庵狀元的《醒世詩》：「籠雞有食湯鍋近，野鶴沒糧天地寬。」萬物能逍遙自在，就像大鵬鳥能飛上雲霄九萬里；而人就像籬笆下的麻雀一樣，只願在此範圍內覓食，會想說何必飛到九萬里要做什麼！我們看莊子的〈逍遙遊〉就知道。由此可知，人最缺欠的就是至誠，那至誠要如何修？誠是要以意識展現，而在此又有一個新的目標，就是以仁義禮智的性，真實無妄，就能達到至誠的境界。

③ 盡其性：《孟子·盡心上》曰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」即是盡性之學。其無一毫偽妄以蔽之，使察之無不盡，生而知之者也。無一毫偽妄以累之，使由之無不盡，安而行之者也。此巨細精粗，無毫髮之不盡也。蓋至誠以盡性者，即存神也。就天性之神妙不測者言，與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，同一化境也。

孟子講：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。」人是萬物之靈，不是指人比萬物更有智慧，而是指人比世間的萬物都懂得人倫之道。皆備於我，就是在講「盡性之學」。

要如何盡其性？「無一毫偽妄以蔽之，使察之無不盡」，沒有偽與妄。

最近後學在道場的觀感，譬如有人找我們做事時，我們就會為自己找藉口，講說我有什麼事情、我什麼事情很多，來保護自己、推卸責任，有沒有這樣？這就是偽妄以蔽之。

當初張老前人要來台灣開荒時，李廷崗老前人一開始曾勸止，理由為張老前人是崇明一個大孝子，若去台灣，往後媽媽要由誰侍奉？張老前人剛好與我們一般人相反，他找了一個要來的理由，就是將所有的事業都處理好了，也留了一些錢給妹妹，妹妹也有意願要侍奉媽媽，所以可以放心到台灣。就如同六祖要出門去黃梅，當初由客人拿給他十兩銀子安置母親生活；張老前人則是相反，自己將一切都處理好，志願要來台灣。

雖在萬難之下，李老前人知道張老前人這麼有決心，也已安頓好家庭，才答應他來台灣。張老前人是找理由來台灣，這要換成我們，能找理由不去最好，我們就是有這種心理。大家想想，老前人只帶一顆至誠的心來台灣，從無到有，將道傳萬國九州，就靠一個誠字。

現在我們修道，後學自己也不敢說有十分，包括後學在內，大家都會

偽妄，多多少少會掩飾一、二分，這樣誠就不夠。我們自我反省是不是有這樣？這就是本性被私慾蒙蔽，如同剛剛講到袁前人所說的「私慾盡淨，天理流行」，私慾未盡淨，天理怎能流行？

要能未卜先知，對於天理流行的人是很簡單的。何謂天理流行？就是與天地合為一，這就是天理流行。這解釋很籠統，如何能了解天理流行？

王陽明夫子有首詩說：「飢來喫飯倦來眠，只此修行玄更玄，說與世人渾不信，卻從身外覓神仙。」這是佛家與道家老子的道理。

「飢來喫飯倦來眠，只此修行玄更玄」，餓了知道吃飯，累了想睡就去睡，王陽明怎麼講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道理？然而這就是天理流行、這就是玄妙處，但大家都不知道這些道理；可見最玄妙的道理就在日常生活中，比如吃了飯，我們都不必去想要如何加工、處理，身體都自動幫我們消化、吸收好了，一切處理得很妥當，這不就是天理流行嗎？

大自然的道理是無法以言語表達出來的。想想，睡覺要是一覺不醒怎麼辦！但是自然讓我們會醒來；因此

以前很多修道的高僧一覺醒來時，會慶幸又能多活一天，要是一覺不醒就算了。所以這真是很玄妙的事情，我們大家是否有思考過？醫學對於氣血循環，是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問為什麼會這樣，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這都是天理流行。

「說與世人渾不信」，要向世人講吃與睡，這算什麼道理？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事，難道修道沒有更玄妙的嗎？所以世人會不相信。

「卻從身外覓神仙」，因為不相信，所以會想要到外面去找神仙，尋覓看有否更奧妙、更好的。

其實修道總歸一句就是誠，心真實無妄謂之誠。我們今天講的至誠，多了仁義禮智之性，因為這個性，我們能自己體會出來。我們的惻隱之心是否真實無妄？我們的羞惡之心是否真實無妄？現在忠恕學院在研究《金剛經》，講的最主要是要掃相，掃相在於掃四相，就是要無我。所以要了解三教經典都是叫我們要誠，故盡性皆備於我。

「無一毫偽妄以蔽之，使察之無不盡」，前面提到為何烏秋能知道颱風會不會來？或颱風來的大或小？假

使我們沒被偽妄蒙蔽，就能觀察天下的事情。

《莊子·知北遊·外篇》云：「陰陽四時運行，各得其序。惛然若亡而存，油然不形而神，萬物畜而不知，此之謂本根，可以觀於天矣。」

「陰陽四時運行，各得其序」，陰陽四時的運行都有秩序的。

「惛然若亡而存」，惛然是好像看得見，又好似看不見；好像存在，又好像不存在，這是神的奧妙，很難形容。

「油然不形而神」，油然是自然而生，即大自然生的東西，指萬物。不形而神，它不是這個形體，是一種構想，就比如前面講烏秋只是一隻鳥，卻能預知今年還未發生的事情，這就是不形，沒有痕跡，然而其元神靈明所以能預知。這種能力是誰給予的？

「萬物畜而不知」，萬物受到天地的養育，而不知天地給予東西；而我們是知道的，餓了就吃東西，隨其造化。但其實我們身體構造是很忙碌的、是生生不息的。現代科技發展，有時停電是很不方便的，尤其若剛好在危險之處，突然停電，可能生命都

會失去；就比如正搭電梯，如果突然停電了，那生命就有危險。

所以上天是無微不至的，天下這麼多的事情，每個地方都要照顧周到，你想，要費多少工夫？這要動員多少人力、物力？而上天卻能運作得這麼恰當。

所以說「萬物畜而不知」，萬物不時受到上天養育，上天不時給予我們的恩賜，我們知道嗎？我們知道受到什麼恩賜嗎？我們還有閒工夫在鬥嘴、談論是非，那我們對得起上天嗎？上天為了萬物而生生不息，而我們人卻吃飽閒閒很無聊，不知要做什麼？你想，這樣怎能配天配地？

「此之謂本根，可以觀於天矣」，本根即根本。人若能知道根本，就可以觀之於天地，可以觀察天地的道理，都包含在人的裡面。

《太上清靜經》云：「人能常清靜，天地悉皆歸。」我們想看看，為什麼擔任開沙的天才，能知道天地間的事情，包括我們生活、住處、家庭裡的事情？這想起來是不可能的，但因為人在靜的時候，講出來的話就如同仙佛在講話。所以修道最根本就是要誠。

「使察之無不盡」，無論每一樣事情都能明察周到，這是「生而知之者也」。為什麼聖人是生而知之？聖人的性是神明，我們大家一定都會以為神明是指拜拜的神明，其實我們本身都是神明，神是元神，明是靈明，元神靈明。

《道德經》第33章說：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」知道自己時，就能明。我們現在最欠缺的不是不知道自己，而是自己欺騙自己；聖人講：「毋自欺也」《大學》，我們無明的原因就是自己欺騙自己，有時實在沒做到，卻一直認為自己有做到，這就是因為有比較心存在。一個團體或一個道場，當我們的付出、奉獻比較多的時候，我們的心境就不一樣了。哪裡不一樣？老前人很坦白告訴我們：「很抱歉！道場沒有一流的人才（其實不是沒有一流人才，一流、二流大家以為是指能力），能無私奉獻的人都是二流人才，而不是三流人才。」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自以為自己是一流人才，往往都不願意讓別人使喚，很有自我的主見，做事情時會有選擇性，自認為做這些是沒功沒德的，我不要做，會有選擇性。

《莊子·外篇·天地》云：「無為為之之謂道（天），無為言之之謂德。」無為去做才有道，因此做任何事都要無為。但是有時大家會講：「今天我所做的這件事情是無為的，不是為了名、不是為了什麼，而是純粹來奉獻的。」這是「此地無銀三百兩」，為什麼還要特別講你無為？所以「無為言之之謂德」，講出來並不是沒有無為，只是層次又掉了一階級了，我們一般大都在這境界中。

所以老前人講我們是二流的，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真的？我做無為的，要做給人家知道，但也不講出來，星星知我心就好了。

所以生而知之的人就不一樣，其性是明的，其神明是不須外力的，不必別人告知，自然就知道該怎麼做，此為生而知之。

「無一毫偽妄以累之」，我們今天受此身拖累，大家心裡應該了解，是因為無法做到無為而為，無法將道顯露出來，也就是被名所拖累。名是一種累贅，很多學長在道場犧牲奉獻，後學是很感動，以現代人來講實在很不簡單；因為後學這一代的人是較憨厚，總是跟著別人做，以前人說是「燒

香跟拜」，人家燒香就拿香跟著拜，都是這種人在修道；但現代人知識水準都這麼高，社會環境完全不一樣，在功利社會中可以來犧牲奉獻，實在很難得，很不簡單！這第一步走得出去，已是半仙，若被偽妄拖累，就走不出去了。

「使由之無不盡」，若沒有被拖累，我們就能四通八達，做得很順利，照著應走的路去做。無不盡，就是達到至的境界。

「安而行之者也」，所走的能虛靈不昧，當本性純粹無一絲雜念摻在裡面，其虛靈就不昧，人就不被蒙昧，為什麼？因為人會思想，而思想是好還是壞？這我們不去談論它，因為人的思想是有反覆性的，會有得失；有得失時，走得就會有阻礙。能安而行之，就是沒有得失心，照這樣去走，能虛靈不昧，是毫不費力、自然而然地照理而行，如同陽明夫子所講的「飢來食倦來眠」，這樣就好了。我們所有的心境應該處在這樣的安然裡。

「此巨細精粗，無毫髮之不盡也」，無論大小、粗略或精微的事情，我們無一不盡心去做到。無不盡，就是私慾盡淨，天理流行。

「蓋至誠以盡性者，即存神也」，一定要盡性才能達到至誠。因為先有誠，自然能盡性，盡性即存神。

《孟子·盡心上》提到：「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；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。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」

「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」，我們的一些壞毛病慢慢改、慢慢變好，大家有感覺到嗎？有時自己未必感覺得出來，反而是旁人比較看得出來；不過其實自己還是能略知一二，知道這個壞毛病、壞脾氣自己現在已經沒有了，是誰改變了我們？其實是自己改變自己。

「夫君子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」，上下通天，天地通人，這句道理就在此。上句講霸者之民與王者之民，這以前解釋過了，接下來就是這句道理，而這句道理的意思最主要是在表達什麼？存神，存是存在內心，為仁義禮智的性，真實無妄而無以復加；存在那裡？存在內心，無時無刻都存著這樣的心，隨時都能顯露出來。神即神明的作用。存神就是這個意思，所做

的就等於仙佛在做的事，所講的話就等於仙佛在講的話一樣，這是神明的作用。我們本身也是神明，但是我們最主要的缺點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神明，所以無法運用知覺。所以存神就是神明的作用。

「就天性之神妙不測者言」，此神是包括萬物，不只是人而已；不可測者，無法推測的。

「與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，同一化境也」，化是道化。與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」《孟子·盡心下》的境界是一樣的。

（續下期）

